



# 2014 巴西世界盃 (三)

每次談到世界盃，話題都是滔滔不絕，而談到巴西世界盃的話題，莫過於我們上回在談的2014年巴西世界盃半準決賽德國7比1大勝巴西進入決賽，令所有球迷都大跌眼鏡！巴西在世界盃史上是從沒有這麼大比數輸過的。而這場賽事的結果，到現在還令一大批德國球迷津津樂道。

還記得巴西的上屆，南非世界盃，高海寧很投入以阿根廷球迷身份去擁護阿根廷球隊，當阿根廷輸給德國時，她竟當場落淚；而到巴西一屆，苟芸慧是擁護巴西隊的，當她看到巴西隊輸7比1時，得知原來自己喜歡及信服的球隊是會輸得如此一敗塗地，很難接受，心情頓時上沉至谷底。

可想而知當在投入工作，投入一個角色，投入了一個球迷心態，是會受到所擁護球隊影響而真情流露，當觀眾看到你的神情時，便會受到感染，這也是我們製作電視節目的目的，投入了感情的情景就容易令觀眾不覺間記在心坎中。演員是個專業的表演者，他們演繹到最好是能帶領觀眾投入節目，這也就是我想找一些觀眾喜愛的演員當世界盃主持的目的。

每一位製作人去製作節目，去包裝節目，雖然都有他自己的方式，不過很多時候或者也需要跟電視台本身的風格去做；但有些較為有性格的老闆，追求新鮮刺激，認為應該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式去做，名稱叫《低俗世界盃》，其主題就是找一些另類的主持人及評述員，恍如一班人坐在酒吧內講波經，再找來一班性感的酒吧女郎作主持與評述員作對話，而對話要加些粗口，覺得觀眾喜歡聽，因為是「同聲同氣、很有親切感」，認為觀眾、球迷一定會

喜歡收睇。

在開會討論過程中我當然不贊成這種方式，亦曾經提議用《通俗世界盃》會比較容易讓人接受，更不贊成在播放節目時講粗口，因為這種風格或許適合其它媒體，但我認為電視台不應粗口這種方式去吸引觀眾，惟我的反駁未見成效，老闆堅持《去馬》；最後我唯有稱：因負責世界盃節目太多，未有時間參與而推卻了這種方式的節目製作以退出該節目團隊。之後《低俗世界盃》這個節目收視亦未能達到老闆預期的理想效果。

做電視節目一定要創新，要有創意，電視節目不同其它商品，在食肆中，你製作一隻燒鵝，如果好食，每天照樣去做，這隻燒鵝是可以養你一世；但電視節目不同，播一次好睇，播第二次就是重播，播第三次觀眾就會離棄你，所以電視製作人一定要不斷有創意，才可以在這個行業中生存。電視是創意工業，而世界盃節目則略有不同，其主菜是足球精彩賽事，其它全是包裝，只為這個節目如何錦上添花，即使用最「正路」的包裝方式，收視也不錯。到世界盃後期，為加強宣傳及令這件世界盃盛事全城投入，也再選用李克勤、譚詠麟、陳百祥等，讓他們再次踏上征途，遠赴巴西。



李克勤、譚詠麟、苟芸慧等世界盃主持，拍攝於巴西里約熱內盧馬拉簡拿球場門外。



# 2020 不能再失

世紀百年數字重疊年2020，是一個好數字，齊齊整整，易易有聲。

每一百年只有一個數字疊加年，比方1818年、1919年，我們有幸遇到2020年，下一個重疊年，要到2121年；再過二百年的重疊年，是2222年，不得了呀！他們會怎樣過？天曉得。我們這代人有幸遇上了2020，人生旅程遇上奇妙一頁，好好珍惜這一年，要有所作為。

新年是全球歡慶的節日，喜慶在於有希望、有期盼。經歷過磨難的人，對新年有特別的珍重。在迎接2019年的時候，與一位患癌的好友談心，我們的新年感言：「捱過2019年了，年份有增，這不是很好嗎？又多賺了一年。」迎接2020年的時候，很高興為好友送上了祝福，她努力有成，又多賺了一年，2020好啊，起碼尾數突破了19，進入了20。

經受過磨難的朋友，都認為我這論點是積極的。只有面對現實，才會珍惜現在。曾經失去過健康，才知道失而復得的珍貴，收復失地多不容易，要付出沉重代價啊。

香港在2019年已失去了太多，2020年已不能再失了，能不能賺回來？也是未知之數。起碼今天要積極有為，珍惜現在。

當全球倒數為跨進2020年歡呼的時候，香港只能以幻彩燈光代替了節日煙花，遊客大嘆沒有節日氣氛。本地人不敢奢望節日氣氛，小商小舖只求平安是福。然而卑微的希望都給街頭煙火破壞了，汽油彈、放火堵路仍在繼續；仍有人在商場叫囂嚇怕商戶。這些要求民主、爭取五大訴求的人，延續暴亂，摧毀香港經濟，剝奪了香港市民歡度節日的權利，何來民主可言？

公道自在人心，文化人梁文道不能接受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去打砸別人的店舖，他為此而「辭筆」。文化人一番良心話，一石激起千層浪，值得讀書人深思。



# 走入泰北看中華

中華兒女對泰北的美斯樂 (Maesalong) 有一種特殊的情意結，因為在中華大地，我們曾經是一根樹藤，攀爬纏繞這株中華老樹，只是命運的路軌，就差一點沒使我們繼續在一起！如果不是這樣，不會有「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我們聽到這首歌，不會一邊唱一邊流眼淚！也不會一再送炭到泰北！我們不怕舟車勞頓，多次踏入泰國北部高山上的美斯樂！不為別的，只為我們的心中有一團火，那是來自那個苦難的中國，來自我們的父母和我們師長。

美斯樂，一個藏在滇緬泰寮深山裡的悲情故事，經歷50多年風吹雨打的磨難，今天已成為人生勵志的代言人。是的，美斯樂已經成為百折不撓、絕處求生的典範。這裡曾經有亞細亞的孤兒，不幸被時代遺棄，本是一班國軍，流落異域，荒山叢林裡孤軍作戰，為了他們的國、他們的家。頭上頂着青天白日，身上掛着國徽，體內流着中華兒女的骨血，在緬甸、泰國、寮國的深山裡流竄，為了國家，盡盡軍人天職。

歷史的諷刺在於，國軍八年抗戰結束，內戰又起，兵疲馬困輾轉流徙到台灣，那個時候國軍自顧不暇，也無能為力，只能「任其去留」，言下之意，讓其自生自滅，說得好聽一點叫自力更生吧！

然而「老兵不死，只有凋零」，只要命還在，總能找到生機，這一群被遺棄的孤軍，在絕處找到一線生機，就是幫泰國政府打仗，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在敵我軍力懸殊之下，竟然打了勝仗，成功擊退了泰國的敵人；因此，泰皇蒲

密蓬賞給他們一塊土地，從此在異域生活下來，帶著壯志未酬的悲情，一代又一代地活下來了！為什麼帶著悲情呢？因為他們的仗還沒有打完，卻在深山裡走散了，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山的那一邊，就是自己的老家，家中有老去的爹娘，還有妻子兒女。他們其中，有的沒有身份，既不是泰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沒有國籍），像是荒野的小草。誰不知，小草的生命力是宇宙最頑強的物種之一，春風吹又生，又一片綠意盎然！生機勃勃！

美斯樂悲情的一頁，今天已翻了過去，不再被人們遺忘，確受兩國人民的關懷；中國人來此，帶著同根生的時代歉疚，泰國人來此，帶著對異國人的謝意（筆者到訪當日，鄉長忙於接待一批泰國官員）！美斯樂山清水秀空氣好，成為度假休閒的有機農莊，群山之上建有一座皇祖母皇太后的骨灰塔，在層巒疊嶂滿山遍野的山坡翠綠中，散發出皇家閃閃金光的氣派。

二十一世紀的美詩樂是一隻浴火重生的火鳳凰！啟示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因為活着才有明天，明天就有希望，生命不息，只有自立自強。



感謝陳鴻彰理事長（紅帽者）帶領筆者走入美斯樂，圖中包括鄉長弟弟（右一），鄉長同學（左一）。作者提供



# 打印的日子

剛說過「聖誕快樂」，今日網上FB 友祝福，又是鋪天蓋地說「新年快樂」了，算算一年裡頭的快樂日子，由隨後的農曆新年起計，元宵快樂/端午節快樂/中秋快樂……之後又是聖誕快樂……自然當中還硬夾雜了勉為其慶的情人節/浴佛節/七巧節/重陽節/雙十一和個人的生日快樂，加起來平均一年都沒有十二天真正快樂，總不見有人說天天快樂，日日快樂，真是人生幾月當頭，可不容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快樂。

擁有戲劇家、詩人、自然科學家、文藝理論家等多樣身份的德國作家歌德，在本國和世界享譽之隆，已說得上是春風得意的天之驕子，人家眼中看來，他人生那麼豐富，成就那麼驚人，無論物質和精神生活，應該一定過得十分美滿，怎不令人羨慕不已！就是他晚年自述中，就曾感慨說過，他一生中快樂的日子，零零碎碎加

起來還不到三十天。

至於其他默默耕耘終生懷才不遇的戲劇家、詩人、自然科學家、文藝理論家，豈不是連三十天的快樂都不容易得到？

普通人更不用說了，誰不有過類似感嘆：好天氣時，早晨也不過固定時間看到熟悉的太陽，然後是固定時間刷牙洗臉/固定時間吃老幾樣變化不大的早餐/同一時間乘搭同一交通工具/走同一的路/看同一的景物；天天見着同樣幾副老面孔，天天說着差不多背書一樣的應酬話……說真，人生最寶貴的時光應該是學生時代，動動學生來說，功課再難，到底日日新鮮，挑戰本身就潛伏着無名的快樂，可惜也不是所有學子能夠體會得到，如果連讀書都認為苦事，結束學生生活以後做了上班族，過着上述打印式的日子自然感到無奈甚至痛苦。

其實打印的日子也未必不快樂，每個星期七天視如八十八個琴鍵中固定的七個音符，也未嘗奏不出《歡樂頌》！



只要心情好，日日是好日。



# 百家廊

蘸一筆飽滿的墨，圓潤的中鋒線條在空白的宣紙上拉來推去，挺秀遒勁濃淡有致的梅花枝幹瞬間曲直穿插疏密交錯出現。瀟灑自如的畫筆彷彿隨意勾勒點染，在一旁觀看揮毫的人有理由相信，筆隨意到的畫家落筆之前，猶如描述梅花的詩「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一樣，必須先深入了解梅花的歷史。

梅花是中國十大名花之一，無論與蘭花、竹子和菊花並列為「四君子」或與松及竹並稱「歲寒三友」的時候，皆以「開百花之先，獨天下而春」名列榜首。賞梅是文人雅士的高雅行為。《西京雜記》記載「漢初修上林苑，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朱梅，胭脂梅。」

以梅作為綠化園林和觀賞用途的樹木，則記錄在西漢末年楊雄的《蜀都賦》「被以櫻、梅，樹以木蘭。」賞梅這傳統從漢代開始，不僅從無中斷，隨着時代的進步與發展，人們對藝術和文化的追求以及精神和心靈的要求，梅花與文人的親密關係越趨密切，各種文字記載讓人看見梅受歡迎的程度有增無減。

隋唐時期浙江天台山國清寺章安大師於寺廟前親手種下梅樹。南宋詩人范成大介紹十二個品種梅花的繁殖和栽培方法，成為中國，甚至全世界第一部梅花專著《梅譜》，從此變成愛梅人必讀專書。有關梅花欣賞的詩書畫專著不斷推出。元代最愛梅的人叫王冕，真心愛梅愛到有官不願當，寧可回鄉過淡泊的耕讀生活。隱居會稽九里山（今浙江紹興諸暨），種下千株梅樹，建三間茅廬，題「梅花屋」，住在裡邊自號「梅花屋主」。朋友推薦他做官，他的回答是：「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豈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喚呢？」畫梅成癖的他，其《墨梅》被所有後來學習畫



# 市民的遺憾

十年前，大概誰也沒想到，香港居然以刺眼的催淚煙而不是耀目的煙花，迎接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的到來。更沒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穩固的國際地位慶祝七十年華誕，香港人卻在暴力威脅下悄悄度過。

所謂「反修例」，在待修的法例已撤下之後，暴力仍然不停止，甚至升級至以烈火燒活人，以磚頭打死人；在區選之後，暴力已演變為常態，幾乎每個周末都有「和你XXX」，暴徒猶如吸了毒的癮君子。

如果不是這次「修例風波」，或許沒有幾位高人能想像到：回歸二十二年，國家日益走上繁榮富強，香港這個被西方推崇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大都會變成市民沒有言論、出行的自由。

從所謂「政權」象徵的立法會大樓，中聯辦大廈開始，到公共服務機構如港鐵、機場，到中資銀行櫃員機，有內地背景的高層，再到英資背景的匯豐銀行、萬寧商店，更擴大到任何「不聽話」的商店、餐廳，都被任意「裝修」（毀壞），連立於街頭的燈柱，乃至自然生長的大樹……都遭殃。

紅綠燈沒有了，圍欄被拆了，預示交通工具行的指示燈也沒了，光亮

的隧道、清爽的天橋，以及潔淨的牆壁，都被胡亂塗抹（強行霸佔）……

奇怪，這明顯是非法行為，電視所見，蒙面黑衣人就這樣施施然而來，穿着校服的中學生甚至連臉都不蒙，公然無票越過港鐵閘口，有視頻為證，完全無視法律。

他們說，是為了「民主」，是為了「公義」，是為了「未來」……堂而皇之的，居然也有人相信，甚至「暗送秋波」。

諷刺的是，面對回歸以來，不，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暴力破壞和最大型的形象摧毀，以及超級大國的公然干預，我們的政府常常也只是「遺憾」，以至我們的公營機構領導層，乃至大學校長、銀行高管，對自己的校園被強佔、財物被毀壞，也有樣學樣，發一紙無力的「遺憾」聲明了事。

的確，這些公共設施都不是從高官到高管的「私人財產」，也遠遠影響不到有專人服侍的他們的日常，苦的是生活捉襟見肘的基層老百姓。

坦白說，每次看到電視上那句「阿媽係女人」式「向暴力說不」的政府宣傳片，我可不但不反感，有時甚至有施暴的衝動：炸爛被拆了，只是，要自己掏腰包，心痛啊！

# 喜報早春

「那年到安徽滁州代理知州，到任就前往醉翁亭，在歐陽修手植梅樹前鋪下紅地毯，納頭就拜。」為梅花傾倒的李自認愛的是梅高潔的秉性和不畏冰霜的品格。最為人讚許的詠梅詩有「揮筆瀟灑墨痕新，幾點梅花最可人，願借天風吹得遠，家家門巷盡成春。」和「寫梅未必合時宜，莫怪花前落墨遲，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這兩首題梅詩亦是我的心頭好。換一支毛筆，將曙紅調濃，然後在墨色的枝幹上，慢慢地一朵一朵掛上鮮艷亮麗的紅梅。書畫大家齊白石為過年紅梅，平日就愛梅的我，更不會放過春節畫梅的傳統。

寓意吉祥的紅梅，有報春之意，為加強喜氣氛圍，畫家喜歡在梅花圖中加喜鵲。名家齊白石《喜鵲登梅》和徐悲鴻《紅梅喜鵲》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五瓣梅花象徵五福：歡樂、幸福、長壽、順利與和平，叫聲婉轉的喜鵲和梅花同時出現，就叫「喜報早春」，同時含有「早春報喜」之意，是好運和福氣的象徵。

首次聽到喜鵲寓意報喜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到南京開會順路遊到杭州西湖。那年西湖遊人沒今天擁擠，遊湖的步伐和心情都很悠閒，一起坐手划船遊西湖的是杭州畫院書畫家，登上小瀛洲為看三潭印月，只見島上樹木成林，沒看清楚周圍都是些什麼樹，幾隻黑色白邊的鳥兒先成吸睛焦點，一個畫家說：「你們今天一上島來就見喜！」來自南洋的人完全不明白怎麼一回事。畫家說：「喜鵲當頭叫，好事要來到。遇見喜鵲表示喜事臨門。」

這句話牢記在心底，隔天在住宿的酒店房門一開，幾隻喜鵲在院子跳躍，成語「開門見喜」馬上跳到我腦海裡。

春節馬上來臨，梅枝梅幹的線條畫好，朵朵紅梅盛開宣紙上之後，加兩隻喜鵲，並題「喜報早春」，祝願大家吉祥好運。

# 人類需要自我救贖

說。我剛寫完《人性與動物性的較量》，由此便想到，動物其實比人更要尊重生命。中國有句俗語說：「兔子不吃窩邊草。」食草動物連自己的窩邊草都不吃，更不會去惡意傷害別的動物。食肉動物亦只是在飢餓的時候才會去捕食，極少因為自己的憤怒而隨意殺死其它的動物，牠們遵循大自然的準則，保持着食物鏈的平衡。而在人的本性裡，似乎比動物多了一份莫名的戾氣。因此，人類的歷史上便有着源源不斷的戰爭、殺戮。人類總是在自相殘殺，即便是到了今天的所謂文明社會，這種戾氣依舊存在。於是，各種各樣的殺人案層出不窮，以至於刑法裡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激情殺人」的理論……

一思及此，想到我自己從前每每與愛人爭吵，尋不到好的方法解決，亦常會生了欲殺之而後快的心，只是缺少了一份「殺」的「激情」未有付諸行動。便嚇出一身的冷汗，慶幸自己沒有被魔鬼引誘。

若不是及早地自我救贖，人類早晚會在瘋狂之後走向滅亡。

梅花的人捧在手上作為經典範本。性格孤傲、鄙視權貴、輕視功名利祿的王冕一生愛梅、詠梅、畫梅。他在詠梅詩中寄寓自己孤潔高標的思想感情。畫梅題語「畫梅須畫梅骨氣，人與梅花一樣清」，前一句是對梅枝梅幹的技法要求，後一句則寫出他的人生哲理。

平日畫墨梅，最愛借他言志的詩題字「吾家洗砚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冰雪林中著此身，不桃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都說白居易的詩淺顯易懂，朗朗上口，王冕詩的語言何嘗不是平易直白，洗淨鉛華的質樸中自有其內涵和境界。

明清兩代的梅花也沒有被冷落，明王象晉寫《群芳譜》裡記載梅花品種十九個，分白梅、紅梅、異品三大類，還有劉世儒的《梅譜》和汪意孝寫《梅史》，豐富了梅花的資料。清朝陳吳子作《花鏡》，記錄梅花品種二十一個，其中「台閣梅和照水梅」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種。龔自珍那本名書《病梅館記》說：「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當時蘇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地，以大量種植梅樹成梅林出名。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他的傳世作品，將近一半是梅花。

原是江蘇南通人李方膺，先後任山東蘭山、安徽濟南、合肥知縣，既有善政，人民也尊敬他，然而不善逢迎最終獲罪罷官。揚州是當時當地有賣畫風氣，售畫為生的畫家不諳媚收藏家，照樣按自己的心性創作，頗受歡迎。他的圖畫風格是筆法蒼勁，筆勢淋漓酣暢，墨色層次分明。鄭板橋評李方膺畫的梅花是「領梅之神，達梅之性，挹梅之韻，吐梅之情。」李的畫室早年名「半壁樓」，四十餘歲後更名「梅花樓」，一生以「梅花知己」自詡。愛梅成癖的行為在書畫圈裡常為人稱頌：